

城市社区场所精神的实现结构与营造策略

——以丹麦哥本哈根超级线性公园为例

张翼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本文对中国城市社区景观场所设计实践中场所精神营造进行解析，以场所中的“人、物、事、情”在空间中的互动联系为线索，并与哥本哈根超级线性公园为例探索场所精神的塑造策略，挖掘社会文化背景下社区场所中“人、物、事、情”在设计过程中的思维路径，提出以文化价值趋向为主导，文化认同为方向，关键触点体验性为载体，艺术美育为路径的中国城市社区场所精神设计构建策略。

关键词：场所精神；文化价值；场所认同

【DOI】 10.12254/j.issn.2096-6539.2023.06.022

引言

场所，即“活动的处所”。“场所”在中文语境下的含义，可见“场所”明确的精神层面寓意。场所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是指特定的人或事所占有环境的特定部分，是特定建筑物或公共空间活动处所，是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结合形成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环境空间。20世纪70年代初，挪威建筑学家诺伯舒兹基于前人的努力与实践，在建筑领域首次提出了“场所精神”的概念，他试图用现象学理论来阐释建筑空间，认为“场所精神”是人内心主观意识空间与客观存在空间的融合。城市空间被赋予社会，历史，文化，人的活动等特定含义之后才能称为场所。诺伯舒兹在他的建筑现象学理论中认为，场所是由明确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事物本身的物理属性在塑造事物的同时，也影响着周边的环境，使得由各色事物集合而成的场所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场所特征^[1]，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其核心也是在阐述空间与意识之间的联系。

本文基于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对于中国城市场所内涵的理解——场所，也即城市中的小空间(small spaces)，“是城市各种琐碎旧事交织上演的舞台，其形成一方面源于生活其中的居民，另一方面源于国家的规划、监管和法令条例等”城市场所精神是时代人文空间在物理空间中的表现，它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综合体现。哈佛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指出，我们的幸福感取决于三大选择：在何处生活？从事何种职业？以及与谁一起生活？其中第一个选择突显了物理环境对我们幸福感的重要性。作为城市居民主要的生活场所，城市社区应该提供幸福安定感作为场所精神的基础，并在此之

上塑造和引导其他意义上的价值。本文通过剖析哥本哈根超级线性公园(Superkilen)这一典型案例中场所精神的构建元素，提出“人、物、事、情”四个方面在空间设计中的思考路径，并归纳当下社区公共空间场所价值形成的途径。最后，本文从功能空间塑造角度提出具体设计策略，为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文化塑造提供价值参考。

一、场所里的人与物

丹麦哥本哈根超级线性公园是最具种族多样性和社会挑战性的居住区之一。由著名设计公司BIG设计完成，其包含了60多个不同文化背景城市的展览，在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这样一个单一种族的区域，显得极其特殊，也充满了未知的挑战。BIG创始合伙人Bjarke Ingels说：我们建议公众参与作为设计的驱动力，以实现最大的表达自由，而不是一个面向最低共同标准的公众外联过程，或者一个围绕任何潜在的公众抵制而对先入为主的想法进行政治正确的后合理化。通过将公共程序转变为积极主动的主张，我们策划了一个公园“人以群分——对等设计——真正实现。”公众参与的创造形式在这个项目中被极致的运用，城市社区场所是人与物互动性最为频繁的场之一，两者之间的互相性与平衡性是场所存在的基础，这里的“人”指行为主体与设计服务对象，而“物”指构成环境的空间、土地、构筑物，以及服务“人”的物理空间呈现。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在该场所空间中能够很好的解读空间设计内涵，本我需求对应人对于场所的感官享受、舒适度、安全感等，自我对应人对于场所的功能性、适用性、便利性等，超我对人对于场所的文化价值、社会意义、道德规范等。“人”的意识既包括了政府、主创团队，也包括了当地居民，是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集中需求，自由表达，平等共享的人民街区作为价值观被彰显。

在人居场所中，人与周遭空间事物并非无机的几何关系，而是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转换生成的充满活力的互依存、互作用、互规定的社会化关系。^[2]“物”是人的多层次需求在物理环境改造后的具体呈现结果，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认为，人“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3]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讲的空间事物相互存在、相互对话的机制。不同人群的意识形态与多层次需求，通过科学的设计的方式

塑造成环境与物品，环境通过这种物化的意识去引导、暗示、启发更多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更为趋同与与环境相适应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超级线性公园的文化多样性是该区域最具特征的造物精神提现，这种多样性不仅仅体现在公共设施的选择，景观植物的挑选也是极尽用心，日本的樱花，落叶松；中国的棕榈；黎巴嫩的雪松等等，都作为文化符号被挑选，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密切合作，来自60种文化的100多件物品出现在整个超级线性公园。从洛杉矶Muscle Beach的运动器材到以色列的下水道，从摩洛哥喷泉到卡塔尔和俄罗斯的霓虹灯——每件物品都配有一个镶嵌在地上的不锈钢小盘子，上面写着物品是什么，来自哪里。主创团队将公众参与进一步推向极致，精心挑选了五组人，并前往他们的原籍国记录挑选过程。来自各国的代表性物件也无形中诉说着她们全民性、包容性、的思想立场，使走进场所的每一位社区成员在内心中感受到被接纳后的尊重与亲切。犹如您去朋友家做客，朋友家细心地为每一位来客都量身定制了适合自己口味的餐食与餐具，使人倍感温暖，这既是“物”也是主人的“情”。

二、“事”与“情”场所的内容

“事”是场所存在的价值基础，是社区空间环境中功能性表现。“情”场所中基本功能使用过程中所引发的精神共鸣与抚慰的情感波动，“事”与“情”体现了场所的使用价值与精神价值。超级线性公园的三色板块空间彼此联系又相互独立，每个区域都有独特的艺术氛围和功能属性：大而广阔的红场是相邻体育馆的延伸，是街区公园的文体活动场所，由两端的街道、建筑和围墙围合而成，展示着哥本哈根现代都市生活。作为诺内布霍尔街区文化中心的在城市生活层面的功能延伸，红色广场通过宽敞的中央广场，为市民的体育和娱乐生活创造了条件。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景观及运动设施，也使得红色广场成为周边居民健身和锻炼的优选场所。广场内大部分地面都铺设了多功能橡胶，人们可以在这里打球赛、逛集市、游行、溜冰，还可以在移动看台观看露天影院、开展运动表演。每逢周末，许多来自哥本哈根其他地区的市民来此相聚，极大促进了当地居民的交往。黑色广场是超级线性城市公园总体规划的核心，充当着城市客厅的角色，是当地人天然的聚会场所。平日里，公园中固定式的白色桌椅及烧烤设施，为社区邻里交往创造出花样空间。如果想享受私密的时光，那么在摩洛哥喷泉旁小聚，在土耳其长凳上休息，或在日本樱花树下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绿色板块运动玩耍，著名足球运动员鲍曼曾说，体育是现今社会上人们仍可认同其规则的、为数不多的活动之一。无论你来自哪里，信仰什么，说哪种语言，大家总是可以在一起踢足球——这便是绿色公园设计的初衷。绿色公园是为当地人社交与运动而建，设计师利用起伏的地势为这

个区域设置了多处活动设施和柔软的山丘，不仅为周边学校年轻人提供了大型的体育场地，也是居民们野餐、休憩、享受日光浴的绝佳之地。

超级线性公园把健康阳光的生活态度与多文化融合的无障碍社区交流确立为叙“事”方向，这种方向本身就是场所之“情”的落点。由此延伸出的多种叙事空间使场所功能丰富也使“情”越发浓厚，红色广场上聚集的年轻人激情飞扬，黑色的公园里老人在落日的余晖中对弈棋局，儿童们在她们心中的城堡里欢声笑语，草地上一家人正享受着午后的阳光，大孩子正在旁边的球场挥汗如雨，一幅幅画面无一不在诉说着多文化融合下的生命美好。在Nrrebro的客厅里，一杯巴勒斯坦的土壤作为失去土地的记忆，放大成公园里巴勒斯坦土壤的一座小山，表达了对故土的怀念，地中海曾经被猎杀的公牛，如今正静静的站在公园草坡上，让人不禁去探索它的过去。

三、城市社区景观场所精神营造的要点

（一）明确统一的价值趋向

统合设计主体与设计受众的价值趋向是决定设计过程中各环节契合协调的关键，专业优秀的设计团队与多方共创是近年来优秀社区环境设计常见的设计主体结构，是设计资源优化配置的保证。城市社区景观场所营造中设计受众的需求探索是场所营造思想的本源，其中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设计受众的认定，我们到底在为“谁”服务？设计受众是否有主次之分，是否有年龄层次之分，是否有地域范围之分，是否有文化背景之分等，无论选择如何都将决定场所精神的塑造方向，也是场所精神营造的设计逻辑主线的一部分。二、用户需求的系统搭建，用户群体的多样性，用户需求的多层次性，会出现较为复制的系统结构，明确需求系统是设计功能设计推进的源动力，也是场所精神建立的基础。统一价值趋向能够更加有效地统合多项空间需求的氛围性意趣，发挥群体效应，使同类场所情趣进行同频共振，如超级线性公园，绿色板块就是以自然、健康的家庭生活需求为基础，红色板块是以热烈青春的社区动态交流为方向。明确统一的文化价值观是指引社区空间场所精神价值的核心，也是在设计实践过程中整合多种局部空间意趣的线索。

（二）明晰空间结构与文化认同

林奇在著作中强调“方向感”对场所中人的心里的重要影响，“一个好的环境意象能给它的拥有者在心理上安全感。”“所有的文化都发展了自己的方位系统”，也就是“能达到好的环境意象的空间结构”。在尊重场地自然特点的基础之上，结合场所的具体使用内容后构建明晰的空间组织结构是景观设计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场所精神构建中，设计受众的安全感源自对场所空间结构的认识，人们在场所中的其他正向精神活动都

是以安全感为基础。诺伯舒兹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把场所精神的形成曾经用过“定居”这个字来表示整体的人与场所的关系。当人定居下来后两种精神诉求至关重要，“方向感”和“认同感”。身份与认同是个人或社会群体定义“我是谁”的方式而认同的建构则是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和隐喻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4]“认同”本身具有双向性，即场所（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认同，以及个人对场所的认同。“认同”具有多层次性，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生活方式认同、等，都在诉说着场所精神对人的情感慰藉。在超级线性公园里充斥着大量的多文化元素，这些多文化元素使场所居民的认同感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在设计过程中，个体的参与使得他们拥有另一种场所（社区群体）视角去面对未来的自己（个体）。整个过程最大化的全民参与设计与组织团队去各国挑选文化元素是群体对个体的认同与包容的态度，同时这种态度也会促成个体对场所的认同。个体只有在获得安全感与认同感的时候才会发展出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社区场所精神得以塑造的基础，才会有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感。继而使场所精神得以持续保持动态性，与人们的生活和谐共生。

（三）关键触点的人性化体验

体验设计是一种通过精心策划有形和无形的服务元素，来与用户建立情感联系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行业的欢迎。体验是一个综合性感知认识，它不仅包含了人与空间、人与物、人与人等还包含了更为宏观的精神文化生态。城市社区景观中场所精神的构建是通过多项围绕生活开展的内容组成，每一项内容都是由具体的“事情”构成，人们在完成这些“事情”的同时必然会对“事物”本身以及“共事”的人，产生精神触动。而承载“事情与事物”的场所空间是触发人们感知的舞台，因此场所人性化体验不仅仅指场所、事物，还包括场所中活动的社会群体，用户体验专家奎瑟贝利（Whitney Quesenbery）认为：用户体验是讲故事的艺术。^[5]这个“故事”是场景综合了人、事、情、景与你之间的情感联系。当这种情感联系一旦产生，人与场所之间的互动（反馈）就出现了。当场所空间具备互动特性时场所空间已初步实现了人格化，有实体，有精神，有交流。这种场所人格化通过社区居民与场所的情感联系被感知，当你在回忆人生中某段时光时，都不一定能分清，触动你情思的是具体的“人情”还是场所里的“事情”。足够多的“人情与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场所时，那么这个场所对个体来说就会在精神世界里伴随着体验活化过来，而这种体验式的活化同时发生在群体记忆里，场所空间的公共精神就会自然产生。

（四）社区场所精神艺术化表现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城市社区场所的形成与演化是时代物质文化生活与

精神文化生活的具现，两种文化生活都是扎根与时代背景之上的具体生活内容，而场所精神是通过一系列物化的人文信息通过有意或无意的组合后经过时空的演进而成。它的存在内敛、含蓄、隐晦，需要被提炼与升华，以及表达。场景的艺术化处理是场所精神彰显的自然路径。场所精神常用的表现方式是艺术性符号化文化视觉元素，通过系统性构建形成统一的场景氛围并且主导场景氛围的意象方向来实现。从艺术表现角度分析，场所精神的艺术化表达中文化性、独特性、差异性、必须与典型性、代表性、兼容性密切联系。对于功能性复杂多样的城市社区场所艺术性表现将直接体现场所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场所中人性的情感关怀特征将重点表现在围绕着具体生活轨迹之上。从民众最能接受的文化价值中挑选最能代表场所地域特征的部分，以期兼顾更为多样的受众人群所需，功能性组团内部的具体设计遵循包容性与多样性原则，充分兼顾受众个体的独特性、差异性诉求，体现场所精神的开放、包容的人文情怀。包容性与多样性的融合深度将会直接决定场所精神表现的质量。超级线性公园以其独特的三色块构成方式，凸显了它独特的文化属性与艺术表现融合的魅力，在众多艺术构成元素中提取最具兼容性的色彩元素，以期提高受众的包容性，场所选择红色、黑色、绿色能够极大的兼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居民情感需求，使空间整体视觉基调更能符合场所原始特性与既定价值倾向。

结语

场所精神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共识，无论是偶然呈现出的生活缩影还是后期有意塑造的场所意趣都必须参与时空演进，由当时、当地、的人、物、事、情在空间环境中熔炼而成。由时代文化决定的同时也孕育着时代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场所中的直接体现。

参考文献

- [1] [挪威] 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第17—18页。
 - [2] 胡潇。“场所精神”的人文释义——诗意栖居另说[J]. 江汉论坛，2021，No. 522（12）：127-13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 [4] 朱竑等：《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地理科学，2012年第1期，第18-24页。
 - [5] [英] 奎瑟贝利、[美] 布鲁克斯：《用户体验设计：讲故事的艺术》[M]，周隽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 本文系2018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8A0023，研究成果之一。